

清代广东中医医家研究

★ 李群¹ 李禾² (1.广东省中医院图书馆 广州 510120;2.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广州 510405)

关键词:广东;中医医家;清代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清代是广东中医发展较快的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医家,他们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而且还开始吸收外来医学的长处,创造出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药文化,对广东中医药学术发展有着多方面重要贡献,在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为充分研究清代广东中医医家的情况,本文收集了清代广东中医医家 471 人,现将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以地方志、医家原著、期刊、索引、后世学者论著、网上查询等为线索,重点参照了《岭南医微略》、《广东中医育英才》、《岭南中医》、《中医人名辞典》、《中医人物词典》、《中国分省医籍考》等著述,广泛收集清代广东中医医家的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籍贯、学派、论著、医事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相关资料。共收集了清代(1644-1911年)广东中医医家 471 人,范围包括占籍者,暂不包括海南、广西、港澳等地资料。医家中,生活于明末清初,主要成就在清朝时期者收录,如何克谏;生活于清末民初,主要成就在民国时期者不纳入,如萧步丹、胡真、陈任枚、何竹林、杨鹤龄等。

2 医家资料的分析

2.1 人数

清代广东中医医家见于广东各级地方志和其他书籍文献记载者,已较之以前有大量的增加。据统计,历代岭南医家大约 953 人,其中宋元以前 30 人,占 3%;明代 44 人,占 4%;清代 429 人,占 46%;民初 450 人,占 47%^{[1]13}。现补充收集到的清代广东中医医家已达 471 人,他们是广东医学发展的代表人物,而且较多的医家具有较高的文化背景,其中进士、举人、生员(秀才)出身即“儒而通医”者达 173 人,占总数的 37%。他们或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或在临床上功效卓著,或以精辟的论著流惠后世,或以

良好的医德为人民所称颂,均为岭南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且由于时代靠后和印刷条件的改善,流传下来的医药著作更是较明代以前各朝代有了极大的丰富。

2.2 按籍贯

清代广东中医医家 471 人,其中籍贯分布为:

南海 67 人,顺德 49 人,大埔 32 人,番禺 26 人,新会 20 人,东莞 16 人,始兴 15 人,中山 13 人,佛山 9 人,罗定、清远各 8 人,仁化、丰顺各 7 人,德庆、惠阳、梅县、兴宁各 6 人,乐昌、龙门、茂名、阳山、郁南各 5 人,潮阳、潮州、花县、和平、普宁、饶平、三水、四会、信宜、阳江、英德、增城各 4 人,潮安、澄海、封开、广宁、广州、河源、鹤山、揭阳、廉江、平远、肇庆各 3 人,恩平、高要、惠来、曲江、吴川、五华、紫金各 2 人,高明、海丰、惠州、开平、连平、连县、南雄、阳春、湛江各 1 人,另属粤籍但具体属地不详者 16 人,流寓或占籍者 25 人。

从籍贯分布来看,医家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其中南海、顺德、大埔、番禺、新会、东莞、始兴、中山等医家人数最多,而南海、顺德、番禺这些地方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并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经济文化的发展带动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如南海,历来中医药学就比较发达,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中医药学家。晋代就有鲍姑,南海太守鲍玄之女,葛洪之妻,为晋代岭南针灸名医;宋代时,南海陈昭遇,家世为名医,与王怀隐、王佑、郑奇等编纂《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此书反映了宋以前医学水平,具有相当临床参考价值。到了清代,南海更是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医学家。南海何梦瑶,被公认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并有“南海明珠”之美誉;南海

的朱沛文,为当时中国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岭南中西医汇通派的先驱;南海的谭彤晖,为近代岭南经方派四大家之一;南海邱煊,是十九世纪初学习牛痘术最早的中国人之一,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学习和传播牛痘接种法的医家,他终生从事免费施种牛痘的工作,并用中医理论对牛痘术作了阐释和补充,为中国预防天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南海郭治,岭南著名中医学家,其著述的《脉如》是较早的岭南脉诊专著。其他还有梁达樵、何守愚、邓雄勋、劳守慎等等,他们都是南海医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明医家是医学发展的主体,其作用是巨大的,可以带动整个地区医学的发展。

2.3 按学科、学派

清代 471 名广东中医医家中,提到擅长儿科的医家 60 人,妇科 20 人,外科 17 人,内科 16 人,骨伤科 9 人,眼科 7 人,针灸按摩 9 人,喉科 5 人,药性 10 人,未提分科的医家 333 人。提到伤寒派医家 24 人,温病学派 24 人,中西汇通派 3 人,不分学派 419 人。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到,到了清代,中医药学术较明代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不同科属、别具一格的岭南医家及各学术流派,出现了内、外、妇、儿、骨伤、伤寒金匱、温病瘟疫、眼科、喉科、针灸科、生草药等中医名家。其中擅长儿科的医家人数最多,代表人物为陈复正、程康圃。陈复正著《幼幼集成》,是一部既全面而又有独创见解的岭南儿科学著作。程康圃编《儿科秘要》,此书在岭南儿科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2.4 按著述

清代 471 名广东中医医家中,提到有著述医家 241 人,占医家总数的 51%,书著 338 部,占历代广东中医药文献的 65%(据不完全统计,至民初历代广东中医药文献大约 516 部)。从这可以看出,清代广东医家的总体中医水平比较高,会从实践上升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著书立说,从而促进了广东中医药学的发展。

2.5 学术思想

清代,是岭南医学史的重要时期之一,随着广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中医药学术较之明代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基础理论到临证各科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尤其是内、外、妇、儿、五官及针灸等临证各科都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法、方、药体系,出现了不同科属、别具一格的岭南医家学术流派,涌现出大批的有名医家,撰写编纂了大量的医籍,并产生了一些新的医学流派,中外医药交流空前活跃。

下面按生草药类、内科综合类、伤寒金匱类、温病疫病类、骨伤科类、妇科学类、儿科学类、中西医汇

通类及其他学科(眼科、喉科、针灸科、方剂等)略述清朝时期医家医著的情况。

2.5.1 生草药类 从古至今,岭南的许多医家和民间在治疗疾病方面,善于运用生长于岭南本地的草药或药材,并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用药经验,为保障岭南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清代岭南医家在运用本地丰富的生草药以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生草药医家和著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流派。主要代表有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赵寅谷《本草求原》等。

2.5.2 内科综合类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广东出现一批学识较为全面的医家,他们的代表著作都是综合性医著,主要内容侧重于内科。如刘渊的《医学纂要》、谢完卿的《会经阐义》、黄岩的《医学精要》、何梦瑶的《医编》、郭治的《脉如》等,前三人推崇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学说,临证善用温补方药治病;后两人则鉴于当时岭南出现了滥用温补辛热药物的偏向,不敢苟同景岳学说,持不同见解,并与之展开学术争鸣。^{[2]13}

2.5.3 伤寒金匱类 仲景先生被后世誉为医中之圣,《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亦被后世奉为医学经典。广东医家中阐扬仲景《伤寒》、《金匱》经方学说者不乏其人,清代有香山麦乃求《伤寒法眼》,东莞陈焕棠《伤寒论归真》;清末民初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广东近代经方派四大家:新会陈伯坛、顺德黎庇留、南海谭彤晖及鹤山易巨荪。陈伯坛医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匱》、《伤寒门径》、《麻痘蠡言》,黎庇留撰《伤寒论崇正编》八卷,易巨荪著有《集思医编》与《集思医案》两书,但前书已失传,后书有手抄本流传,谭彤晖未见有医学著述存世。

2.5.4 温病瘟疫类 温病学派形成于清代中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各种温病,其中也包括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瘟疫。广东温病学派,名家医著甚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结合广东地区气候特点,对叶、薛、吴、王四大温病医家学说加以阐扬发挥者,其代表人物有潘名熊《评琴书屋医略》、《叶案括要》等;一是论治瘟疫烈性传染病的专门著述,如罗汝兰《鼠疫汇编》、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郭铁崖《天花精言》等。^{[2]22}

2.5.5 骨伤科类 清代是中医骨伤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代,一方面是骨伤名医辈出,一方面是骨伤专著增多。其中既有对中医骨伤理论的整理与发展,也有对世传伤科治疗经验的继承和宏扬,对中医骨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东骨伤科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它以精确的理伤手法和独特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清代骨伤科名医大都武打出身,他们都是临床

实干的医家,并没有著作传世。主要代表有名医管镇乾、梁财信、李干才等。^{[2]26}

2.5.6 妇科学类 中医妇科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几千年来对妇女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一门临床学科,它的起源、形成体系、完善理论、积累经验等方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涌现了许多著名医家、医著,他们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构成了整个中医妇科学体系。广东清代以前的妇科学文献很少,清代以后,则出现了一批妇科学文献著作,有刘文华的《保产金丹》、朱泽扬的《理产至宝》、郑海赬的《妇科辑要略论》、冯秉枢的《保产备要》、陈起荣的《妇科秘方》、何梦瑶的《妇科良方》等。在现存的清代岭南妇科学著作中,以南海何守愚《广嗣金丹》影响较大。《广嗣金丹》是一部妇儿科学(妇科为主)专门著作,全书分为四编:种子编、安胎编、保产编、福幼编。^{[2]29}

2.5.7 儿科学类 明清时期是中医儿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从事儿科专业人员激增,大批儿科医家著书立说,至今尚存的儿科专著近500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医家所作。在广东儿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出现不少有影响的儿科医生,留下了大量的儿科学及痘疹学著述,为广东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早在宋代,刘昉著《幼幼新书》,为我国儿科学之巨著。及至清代,著名的儿科医家医著有陈复正《幼幼集成》、程康圃《儿科秘要》,近代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

清代广东有大量的儿科学(包括痘疹学)的专门著述文献,如林介烈的《麻疹全书》,钱颖根的《婴儿初生十则》,邹锡恩的《幼幼集成评注》、《蛋家小儿五疳良方记》,任韵儒的《儿科我见》,胡仕梁的《牛痘新论》,郑崇谦的《种痘奇书》,任赞的《保赤新编》,伍学乾的《牛痘新编》,邱燔的《引种保婴牛痘方书》,等等。^{[2]33}

2.5.8 中西医汇通类 清代,由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文化学术交流始终处于祖国的前沿阵地,从海外传入大量西洋文化,医学之传播,为各学科之先。西洋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其诊疗方法比较注重微观的变化,这与中医传统的诊疗方法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它的传入必然对近代中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这种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广东医家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而且还善于吸收外来医学的长处,创造出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药文化。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

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我国近代史上较早学习西洋医学的广东医家有邱燔、陈定泰、陈珍阁、朱沛文、郑观应、黄焯华等。他们都有著述:邱燔的《引痘略》,陈定泰的《医谈传真》、《风月楼医谈》、《症治辨源》、《医一贯》、《本草亲尝》、《医学总纲》一卷等,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外卫生要旨》,黄焯华的《医学刍言》,等等。^{[1]40}

2.5.9 其他学科(眼科、喉科、针灸科、方剂等) 清代广东中医眼科医家医著主要有:邓雄勋的《眼科启明》,黄岩的《眼科纂要》,梁身洞的《眼科摘要》,黄惠然的《眼科全集》等。

清代广东中医喉科也涌现了众多医家医著。有周兆璋的《喉症指南》,潘大纪的《喉科大全订正》及《南北喉症辨异》,陈绍枚的《喉症图说》等。

现存清代广东针灸学专著有叶茶山校订补辑的灸法专著《采艾编》一书;胡天铭纂有《金针撮要》、《拣炼五瘟丹方略》等书;南海梁大川撰《经穴撮要歌诀》一册;南海何梦瑶撰《针灸吹云集》;朱珩著有《针灸秘诀辩证》一卷等。

广东医家治病讲求实效,方剂学著作甚多,但在全国有影响者少。现存于世的清代方剂学著述有:黄保康的《吴陈方歌》,劳守慎的《经验杂方》,何梦瑶的《神效脚气方》、《追癆仙方》、《幼科良方》、《痘疹良方》、《妇科良方》,罗熊光的《集验救急良方》,林树红的《名家医方歌诀》,吕献堂的《奇方备检》等。

3 结语

清代,是广东医学史的重要时期之一,随着广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广东中医药学术较之明代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基础理论到临证各科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尤其是内、外、妇、儿、骨伤科及针灸等临证各科都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法、方、药体系,出现了不同科属、别具一格的岭南医家学术流派,涌现出一大批有名医家,撰写编纂了大量的医籍。清代广东医家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而且还善于吸收外来医学的长处,创造出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药文化,对广东中医药学术发展有着多方面重要贡献,在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地位。留存下来的大量医药著述,启迪着近现代名医的成长,促进着广东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广东的中医药事业由此跃然崛起。

参考文献

- [1]刘小斌.广东中医育才[M].广州:广东省卫生厅,1988:13,40.
- [2]沈英森.岭南中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3,22,26,29,33.

(收稿日期:2007-11-09)